

诗路放歌

郑州诗章

✿ 贾非

古荥冶铁笔记

重见天日的铁锈是史书的一枚逗号
炉火困在地层深处
不断打听西汉的风
为何飘着碳与大比例汗渍的盐粒

椭圆形的炉膛
风在风箱里旋转突围
沉默的老井吞下矿石与星光
陶质模具的裂纹流出“河一”品牌的胎记
当二十三吨的积铁大胆站直身子
瞬间压弯了柳枝上的黄昏

夯土与木炭在灰层中唠叨
船形坑泊着锈蚀的菜影
淬火的刀锋切开东汉的夜晚
一块铁在水井干涸时
仍以月色完成了自身的命名
或许它是遗憾的 有未完成的宿命
铁锤声响的诉愿是钢铁
只是它的雏形

废墟里 退火的铁板
用水纹复述一场烈焰的遗嘱
风箱仍喘着粗气
在地下三米
替从未冷却的工业文明
续写比青铜质地更坚硬的史诗

天地之中的算力

——题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商都的石器与青铜在河底低语
古城墙内部的夯窝
溢满3600年的推力
当芯片的指纹爬上服务器的机架
黄河南岸便以光的速度,重写天地
与北岸盐店庄村的万亩桃林之约

甲骨文不肯老去 预言滚烫如电流
在禹王劈开洪水的意志或算法里
洛阳与管城在黄河的洪峰中互助种子
王朝进入新时代,也从未宕机

水纹或字节漫过隋唐的州县
管城中轴线最初的母体
吞吐浮世与浮力
漕运已改道成光纤了
粮船沉入地下
运载大变局中新质生产力的潮汐

在花园口,1938年决堤的浪啸
在硅晶的腹部躁动
为一个时代的耻辱和无奈轰鸣
新质的代码在矩阵中形成时代的报告
盐碱地上的云计算
每一步都暗藏着黄泛区无助的血泪

当我诗歌美学的锋刃切开河床
取出商都的芯片
奔腾的黄河正被超级算力捧在掌心
过往与未来
这热土 终将以前高过云朵的算力
见证芯片怀古 以沙粒的容量缔结记事

天马之乡

(外一首)

✿ 西屿

天马之乡

我喜欢你的峰顶,绝艳的积雪
举高的白云,它凝在那里不动
展开蓝天的旗帜

如黛的松林,缥缈的云烟
深深的河谷,流水经过的地方
一望无际的繁花

体格高大,四肢强健的伊犁马
时而俯首在河边
时而奔腾在草原
俊秀、灵活、轻快的伊犁马
承灵威而涉流沙。我喜欢
它奔跑时,裁开的草原
它带来的风

云雾缭绕

我喜欢云雾缭绕的你,七姊妹山
我喜欢你洁白的衣裙,清纯而美丽
偶尔,有一点朦胧

你漫山遍野的珙桐
织成花的海洋,仿佛
十万只展翅飞翔的鸽子

你幽深的峡谷,峡谷间的溪流
你向下的跌落
瀑布溅起的水花
十万颗光彩夺目的珍珠

一块块怪石,一座座孤峰
我喜欢你的多姿多彩,披着霞光
美丽而妖娆,十万年的等待
仿佛,只为等我到来

史海钩沉

王维的嵩山情结

✿ 宋宗桃

定和宋之问有太多交往。不过,由于宋之问的影响,他早早就爱上了写诗,尤其是景龙三年(709年)至先天元年(712年)宋之问离开朝廷到南方期间,宋之问的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传到两京以后,士子争相传抄,王维也爱不释手。也许是老乡的关系,宋之问爱写五言诗,王维也爱写五言诗;宋之问爱描摹自然风光,王维也爱描摹自然风光。

在王维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去了一趟东都洛阳。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同样爱写诗的少年祖咏。祖咏与王维年岁相仿,少有文名,二人一见如故。王维为官以后,祖咏曾到他那里住过一宿。王维欢喜不尽,写下了《喜祖三至留宿》。在这首诗里,他称祖咏“门前洛阳客……早岁同袍者”。这个“早岁”大概就是这次认识开始。

王维刚到九岁时,父亲便因病离世。王维有六七个兄弟姊妹,作为老大,王维虽然与大弟王缙已经知道帮母亲分担家务,可他们毕竟也还是孩子。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家过得有多艰难。

王维十五岁的时候,向母亲提出要他去长安谋划未来。母亲不舍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话,因为儿子还太小,出外闯荡翅膀还太嫩……但为了儿子的未来与家族的希望,她含着泪答应了。

两年后,王维还没有混出什么名堂。秋风萧瑟,重阳节到了。孤独无依的王维想念妈妈和兄弟姊妹们,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尽管这首诗感动到了几乎所有的读者,但一些人却把“山东”曲解为“华山以东”。这都哪跟哪呀,历史上哪有“华山以东”这样的提法吗?王维如果黄泉下有知,恐怕就該笑出来了!

开元九年(721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官印还没有用过几次,其年秋,王维就因事获罪,被贬为济州(今山东济宁)司仓参军。在济州的三年里,他无时不在思念家乡。在《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中,王维感叹“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

开元十九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维就遭遇了丧妻之痛。开元二十二年,王维仍闲居在长安,其内弟崔宗从长安赴洛阳,王维以《送崔宗宗》诗赠之。到了秋天,王维亦赴洛阳。在洛稍作停留,就又隐于老家嵩山。开元二十三年春,朝廷授予王维一个左拾遗的芝麻官。走前,王维写下了《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该诗说“荆扉但洒扫,乘闲当过歇”。意思是说,他虽然离开了,但山中的“荆扉”仍会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务之余他会经常回来与兄弟叙旧。

天宝六载(747年)二月,吏部侍郎达奚珣夫人寇丹在长安病逝,王维写下《达奚侍郎夫人寇氏挽词二首》。达奚珣是洛阳人,先后任礼部、吏部侍郎和河南尹,在安史之乱中与王维一道被安史叛军俘虏,任伪“燕国”宰相之职,两京收复后被冤杀。寇丹是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于七月迁葬于洛阳北邙山达奚先莹之东(赵非菲《唐达奚珣夫妇墓志考释》),然王维诗说“卜室占二室”,即占卜的风水宝地在太室山和少室山(即嵩山)一带。由此也可以看出,王维深度介入了寇氏的丧葬事务中,与达奚珣一定是要好的朋友。

王维虽然身在长安,却心在家乡。当他得知一位晚辈寇校书买了一处双溪别墅时,便马上了解寇校书家乡的具体地址。在《问寇校书双溪》里王维道:“君家少室西,为复少室东?”意思是,你家在少

室山西边还是东边?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少室之问”显示出王维炽热的家乡情怀。另外,在王维的朋友圈中,同时出现了寇丹与寇校书,寇姓非大姓,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近亲?试想,如果王维不是登封籍,断不会开口闭口二室、少室。

王维入仕以后,就没过几天舒心日子,总是处于被贬、被排挤之中,安史之乱时更是差点丢了性命。说实在,连王维自己都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满腹才华的人,仕途会是这样坎坷。人穷则返本,在外面受了伤就会想回家。王维在《早秋山中作》说:“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望着东方故乡的云,王维不知道想过多少次,回故乡东溪,过布衣的生活。但是,人一旦进入到官场就退不回来了。没办法,王维就只能这样耗着。不上不下,抑郁寡欢,再没有了少年时的天真和童趣。

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平定了安史之乱,收复长安。十月,唐肃宗还京,人居大明宫,三载二月改元乾元。此时大唐政权才算转危为安,朝廷各部门基本恢复了正常运转。中书舍人、洛阳人贾至在上早朝之后,首先创作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之后,王维、杜甫、岑参等几位“嵩山”诗人(岑参青年时期在嵩山读书)写诗附和,表达对盛世景象的怀念和感慨。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描写大唐盛世的名句。客观说,在这四人的这四首诗中,王维是写得最好的。一个老乡提议,其他老乡响应,互相切磋,互相学习,浓浓的家乡真情真令人羡慕!

761年,王维卒于终南山辋川别业。虽然没有能够叶落归根,但与老乡、诗人宋之问做伴,也算葬得其所了!

聊斋网品

用AI的“隐私”刁难AI

✿ 韩心泽

自从有了AI,我们已经习惯于有什么问题就咨询一下AI,天文、地理、物理、哲学、生物、人生,甚至神仙鬼怪那些事儿也问个不停。感慨于AI的渊博以及比人还懂得、理解、体谅人类,从一开始,许多人还恶作剧一般急不可耐,像逗弄一个懵懂傻愣的孩童一样反复询问AI,AI自身到底有没有,或能不能发展出自我意识、情感体验或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主观感受?就像面对一个专家,我们不去问他专业问题,偏偏去关心这个专家的隐私,或让他自己揭露自己的内心隐秘与短处。

面对人的不怀好意,AI却没有王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平静如水地回答关于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拿捏不准的问题,就像一个游离于自己肉身之外的灵魂,认真地俯视和审视自我的生命全息。也像一个文科生遵从老师的考试技巧点拨,对一个文科问题不管有没有清晰而准确的答案,且只管煞有介事地在卷面上书写铺排出一大片,以期至少显示一种尊重问题的态度,以期至少获得阅卷人一个不错的印象分。而就体验来看,AI总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至少已超过普通人的认知水准,至少给人面对准行家的对话体验。

一天,我突发奇想,向AI提问:AI在AI图画上,为了渲染或点缀画意,在粉墙、门楣、船舷、器皿、招牌等中文场景中,随意生成的那些谁也认不出的伪汉字,有一天会不会衍生出自成体系的AI天书?

AI立即夸赞我“脑洞开得真有意思”,面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同样迅速而且条理清晰、拿凭有据,以认真的态度和详尽内容,给予我一长串助益思考最终却模棱两可的答案。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段话:

目前来看,AI生成的“天书”更多是随机噪声,但未来随着AI对语言理解的深入,说不定真的会发展出独特的符号系统呢!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

密码文字一样。

无论如何,面对我的故意刁难,AI一直从容地以机敏、谦和、坦诚、前瞻和自信的智者之风予以积极回应。受AI的启发,我也基于自己对梦境的思考有效开阔了自己的脑洞:别看AI图画上的AI天书,和梦境中出现的数学试卷,都是只可相识一二,余者玄虚难辨的诡异画面,但二者其实都是貌似变幻莫测实则不可捉摸的把戏,至少目前,AI图画与人类梦境,都是站在某一具体敷衍的伪上帝视角的无所不能。我有理由怀疑,AI图画与人类梦境的生成机制,有着吻合度极高的内在相似性。想想画家如果画一个高中生做数学试卷的画面,他能够把人物面貌、表情、衣着、动作描绘得栩栩如生,但能够或者说有必要把卷子上的题目和做出的答案也刻画得无可挑剔、天衣无缝吗?所以AI图画与人类梦境,都是非凡的艺术家而不必是严苛的科学家,我们何妨宽容地享有这科技与生命带来的幽玄而又轻松的乐趣。

问完AI关于AI天书的问题,我突然不好意思地偷偷笑了。用AI的“隐私”难为AI,正成为人们运用AI之余最莫名其妙的事。也许,我们不断对AI提出AI自身面对的难题,将促使AI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完善,或许真能帮助AI早日拥有自我意识呢。

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对于宇宙人生探索的无限纵深,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古老追问,反而面对着更加空茫而难以明确的答案,追问貌似我们未知的AI我们的各种困惑以及对AI自身的追问,也是在借以缓解人类对自我认知的焦虑吧。我们在难为AI的同时,显然正在人类和AI的共同终极问题上,悠然心会,拓展和深化着我们的共同思考。况且,万物灵长与人格化前沿科技的灵魂对话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妙不可言的有意思的事!

马帮的时候就有了,传统工艺沿用至今。经老板同意,我们直接从作坊细细的出酒管道接了点酒尝了尝,一股纯正的谷物芳香直沁心脾,都忍不住说好酒。据老板介绍,当地的珍珠泉水纯净甘甜,高原作物品质好,手工制作无添加,所以酿出的酒酒体天然,口味上佳。赶早不如赶巧,我们干脆就在周家用午餐,喝周家自酿美酒,吃密祉美味豆腐,不亦乐乎!豆腐宴是密祉的美食招牌,当地有句口头禅:“吃了密祉豆腐,离家不想媳妇。”可见密祉豆腐之美了,事实上,密祉豆腐还是大理非遗代表性项目之一。

从密祉镇出发,开车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太极山麓的桂花营——曾是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概念,指竹木丛生的山谷——桂花营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天然林,篱底、篱边有许多桂花树,还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树龄已达1800年,被称为“天下第一桂”,正是当地桂花飘香时节,那浓郁诱人的甜香弥漫了整个山谷。千年桂花树,涓涓流水的溪口旁,立有一块已尽岁月沧桑的石刻,上书“小河淌水源头”,当然,现实中它是亚溪河的源头,亚溪河曲折延绵,最后汇入红河上游。

民歌《小河淌水》的创作者有些争议,取材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作品所创造出的意象美和艺术美,并不影响其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事实上,千万年来生生不息流经密祉的亚溪河更真实可感,这里既有阿哥阿妹美丽的爱情故事,更有民族大家庭团结繁荣的佳话,还有迎送八方来客纯朴而真挚的热情,亚溪河水清悠悠、情悠悠。



蜀葵花(国画) 李玉梅

人在旅途

小河淌水情悠悠

✿ 周振国

地来到了密祉镇的街上。密祉镇曾是唐南诏时期滇西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至今仍保留了完整的古村落风貌和引马石等历史遗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街上的房屋多为白族传统布局,也有四合院式,白墙黛瓦,有江南建筑风格。镇子不大,主要街道文盛街也就千米左右,路面全部由长约1米、宽约30厘米的石条首尾相连铺筑而成,两边砌以不规则的散石,这段经历了岁月洗礼的南开古驿道,见证了马帮的艰辛和历史的变迁。

街上游人不多。当地的居民似乎已习惯了被人盯着看,甚至被围观,但他们总是会报以一脸色朴的微笑,然后便兀自忙活着,或在门口择菜、晒玉米,或在街边摆摊卖红雪梨、卖菌子,或在树荫下打牌下棋,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因为没有商业化,所以感觉不到商业的喧嚣和嘈杂,街上除了不时有游客的惊喜和尖叫声,就是偶尔传来村野的狗吠和鸡鸣声了。在一户居民门口,我见一位老者在正晾晒万寿菊,就上去搭讪。老人告诉我,镇上几乎家家种万寿菊,他家已种两年了,每年可收入近万元。老人是彝族,他家祖孙三代10口人,竟有5个民族,这让我感

到惊讶。后来我知道了,镇上多民族家庭多得是,不同民族之间通婚是件很正常的事,孩子的民族属性一般随父,也可以选择随母,可以说整个镇子就是个和谐的民族大家庭。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取景地,是亚溪河比较宽阔、优美的一段,我们一行人正在疯狂地拍呀录呢,正好有位大爷牵着一头毛驴走了过来。我说道具来了,就上前和大爷商量,借他的毛驴照个相,可适当收点费。白族大爷憨笑着直摇头,说不用收费,笑嘻嘻地把驴绳就递给了我们。有当心驴脾气上来会尥蹶子的,大爷还顺驴毛,对我们说没事。大伙儿这便争先恐后地和毛驴合影,我也照了一张,朋友给我看效果,我一看就笑喷了,那弓着背小心翼翼地贴着毛驴的样子,活脱一幅驴驴图。

有意思的是,文盛街上还有个周家巷道,周家巷道里还有个周家制酒作坊。这下热闹了,因为我姓周,都起哄藏得深,有家业不报告。出于好奇,我们一行人就进了这家小作坊。比我小一轮的周家老板祖上是南京人,移居当地已N代了,他说当地手工作坊制酒已有几百年历史,跑